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輕重第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管子輕重乙第八十一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管子 卷第二十四 管子輕重乙



此評也

朱長春評涉  
金木于丘壤  
東西南指于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秦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與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効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砥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

沈鼎新評說  
國策之成鑿  
然

戴一作載

柯潛評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  
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橋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其正城評量  
重計贏數語  
不減王者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  
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

曠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於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  
土之民

宋養紉評  
則饒注即  
可卜民相



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饑。饑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孔穎達評輕  
重高下宜通

張嶠評欽強  
求張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欽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

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楊忱評食為  
民天少則不  
能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亾。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宋養和評語  
追上課學

沈鼎新評辟  
力都全在因  
大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駕

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牙賓胥無  
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  
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  
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未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  
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日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樂水心評等  
曲防得體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管子曰  
公孫棼弱  
外河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十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隈墀。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十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十升焉。春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罔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背落。占土爲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管子  
卷二十四  
管子對曰  
七  
管子對曰



朱義純評置屯籍農亦一

管子卷二十四

在齊病也

今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管子事者有兵無兵粟藏

蘇

兵則以賜貧。咄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壤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李必評令農夫勸事便是益

八 七 齊 歲 反



程敏政評城  
藏正以益農

郭正威評持  
得確然

後良評四  
六其論新論  
開疏

管子卷二十四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野人將發使卿諸侯

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秦通非以明民將以

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纒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今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調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卷二十四 九



曾子評儀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駢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平。况于計議。既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此七章評此

必不爾始取  
其朝天子耳

沈則新評借  
石壁以收財  
托天子以令  
人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貨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件。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日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石壁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管子 卷一 四 十



楊慎評此竈  
下之旨奚奴  
之所發詔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  
以收石璧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  
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烏以命之。雖然。此猶  
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  
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  
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人馬。則何藉  
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璧。束百  
金。又近塵  
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是以此為名  
天子之養不足

是以此為名  
亦正矣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  
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  
子七年。不求貨獻者。菁茅之謀也。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求  
之。楊馬之文  
謹而志之。且  
可發案

右菁茅謀



采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勿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下無計慮列  
貧則劃如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枵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終評又歸到反號令

八長春評賈注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工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豕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市君  
 一物出以  
 曰中純萬泉  
 何市而信之  
 一枝一鼓以  
 決子息而林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徙則亂  
 耳

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六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  
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此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纂此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  
金故纂此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此而反準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  
謂豐稔

正評納東  
派西故準平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錙二十也十二勝八今  
日錙烏侯反  
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錙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管子 卷二十四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肉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蓄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朱長春評四

守皆民之必

急市賈之必

通守其謝

何以禁其

志禁則旅絕

擾民貧國

何倍評形容

大夫如

盡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

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鷺食餘。秣齊鍾鼓

之聲。吹笙篳篥。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空室

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

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

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

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

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

民。此之謂繆數。

朱長春評此  
猶參而近于  
也。點一人而



桓公曰。崑丘之戰。崑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下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塗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賈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會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和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于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貨。故國中。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姑取其  
忘其土耳

不願遂評術  
焉而此

同元會評動  
以父母復其

以謀其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瓠洛之水，通之於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蚶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殺蠶蚶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長春評人

君將禁游俠

以歸木業漢

加三人飲

劍快彈懷

男女襟水

切賣之

買貨買

何處賣

朱長春評人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朱長春評人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民何厚必  
下珠且而  
山童子塵  
之鼓耳

漢水心評壁  
深因京人爭  
其名矣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巢也。  
桓公曰耀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也困京者二家。大國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歲困京有二家君式壁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良評致  
相

揚侯評國不  
海

姓也。天通禮有以困京知功立而名成下則  
于國而壁聘以名則爭效焉。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田。非穀之所生也。泲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曰有操實趣  
則奈何

傅士享評究  
物之始終而

重流視  
之高下而

左右之流  
有獨因之又  
曰物之賈吾  
見之也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  
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  
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  
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  
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  
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公曰何  
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沈鼎新評守  
物以御此為  
精當



邦國評窮  
源至其終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以之說也。右高左輕。右  
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始高而下徐疾之決也。右左  
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賈。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  
刑。作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  
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  
而一則無貴。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未及而評如  
其見神不  
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  
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  
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  
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第六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大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六卷一作大陸

此說許輕重  
以王是頂門



虎島新評數  
列聖人之  
化似琪花仙  
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壘。鞅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  
令。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亭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奕之變  
只一局宗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木

也何責平徒  
多

梅士亭評以  
後因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克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相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隣。  
界。蠶螫也。齒之有脣也。逢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緹。  
徒。奚反。梁之公。服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厚者謂之。令齊勿教為。必何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管子  
卷之  
二十三



世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偽不  
足盡矣

綈矣桓公曰諾前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魯梁人速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綈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為塵十步不相見綈繙而踵相隨

綈繙謂連續也

綈息列反

車數為繙運伍而行

繙萬也土角反言其車數往來相繙而騎

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也

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

相及猶相

也應聲之正

春通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

無以給上

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音征

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千錢

齊糴十錢

穀斗十錢

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

澗塗也

其年民被白



而濁布理激  
宿

張嶠評即前  
去附注

承長春詩以  
下多複言無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培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樹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以一時爲長

機武評亦能  
殺人

柯潛評與楚  
以戰等事亦  
變美之戲

謂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趙用賢評此  
策最謬悠不  
可欺三尺童  
子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其  
為厲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為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  
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  
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  
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  
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  
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  
果能服楚楚  
豈昏冥罔覺  
耶

資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楊士享評註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沈氏新評代  
去其木又失  
其地而齊安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沈評械器  
一節亦迂

朱漢和評魯  
則齊則止  
勢得小歸

多必詳因心  
三行影有歸

朱漢純評五  
行四時俱從  
月令而寓亦  
環時重民之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  
隰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心二敵。即秦國而歸。齊也。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春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  
天。矩方為地。天生於地。地生於天。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  
日出入。定二至四時。天之出也。度地有步。候  
天有畧。地有畧。天之相。地之相。距之聖數。皆從矩  
生。皆包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純青。指玉總帶玉監。朝諸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管子



遺意

何俊良評順  
春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烈士循於百姓。辨日祭。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實而勿罰。罪欲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殺民樵室鑿鑿。墮窳泄井。所以壽民也。  
 耜耒耨。懷銘。銘又。樞權。漆。繩。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易禮評順如  
春時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烈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十日。和。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為。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烈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止許十夏  
無傷天正以  
春時

二千八



大衍減三十六

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養天其長養

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媪土神上

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社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熟之美者也春通秋祖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小功者小祖春通

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川祭無功

可攝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宗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

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允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元會評靜  
卷之微

戰評犯天  
之隆語與極

祭月犧牲以鉶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人官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統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  
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天子北出九  
起數故不言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發。繇。趣。山。人。斷。伐。其。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趣。蒞。人

薪。權。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不芸之害也宜穫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

之極昏張昏張耕當劔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

以養動玄空  
卷之然

元會評容  
卷之泉



標櫓故耕

朱長春

復出想

小正支疏也。然而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通古人寓於農之法。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志所聞。亦多有義。皆

輕重庚第八十六

具其兩無階之大

通其器也。春風鼓千會。

三民之蓄其五

蒸藟草及蓄

蒸藟。下入蓄。春風鼓千會。

三民之蓄其五

蒸藟草及蓄

蒸藟。下入蓄。春風鼓千會。

蒸藟草及蓄

蒸藟草及蓄



